



马家大院

□ 贾怀景

2008年10月15日,高邮报纸发表了
我的散文《贾府老井》。第二天清晨即接
到扬州记者打来的电话,询问文中提到的
“贾家马家”有什么故事?当时,我还没有
看到当天的高邮报纸,而扬州记者已得知
此消息。扬州人为什么对“贾家马家”这
么有兴趣呢?

贾家马家

先得说明一下,扬州人和高邮人一样,把这里的“家”不读“加”,而是读“嘎”。扬州人说的“贾家马家”与一段历史典故有关:清兵入关,豫亲王多铎率领的满军铁骑围困了扬州城。守城的扬州军民在史可法的统领下誓死抵抗。清兵久攻不下,损兵折将,恼羞成怒,城破之日,大开杀戒。史载“城中积尸如乱麻”,据说后来埋尸多达80多万具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扬州十日”。大难之下,扬州城竟有贾马两家,凭着智慧,采取躲、蒙、哄、骗的手段,逃过一劫。后来,这个带有机智、狡黠的故事,逐步衍化为蕴含假模作样、惺惺作态、虚情假意的方言俗语——“贾家马家”。随着人群的交流互动,这个方言词汇溢出扬州,扩散到邻县邻省。高邮本来属于扬州,高邮人常挂在嘴边的“贾马贾马”(假马假马)、“贾马六鬼”(假马弄鬼)、“假嘎六扯”、“假油不扯”,应该都与这个方言俗语有关。

也许是巧合,高邮城老辈人说的“贾家马家”,却是实指。古城的政治、文化中心当属府前街,以前叫县府街。中市口以东、州署以西有两个黄金地块,隔街相望,南边是贾家大院,北边是马家大院,算得上大户人家,名门望族。小时候,我家老门牌是县府街87号,马家是68号,恰好门对门。贾家鼎盛时期在明清,马家辉煌在民国。一边明清故冑,几百年下来,已经到了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境地;一边是当朝新贵,鲜衣怒马,富甲一方。两家之间,交往很少,邻居而已。倒是马士杰先生的孙辈与我弟弟年龄相仿,交往甚密。由于这个原因,对马家在历史转折时期发生的事看得不少、听得不少。

马家建筑

到新中国成立,马家大院的建筑年龄

不足百年。与贾家大院相比,它显得更年轻、更考究、更有气派。说它考究,仅举一例:它的台阶、天井都用花岗条石、石板铺就。天井四周的地漏也是花岗石材,雕有精美的钱币纹饰。门楼外墙用的都是水磨砖,平滑结实,严丝合缝。正门前一对大石鼓,雕着吉祥云纹。门头上方,砖雕的人物、植物、动物,栩栩如生。

马家大院有房99间。为什么不凑个整数?这是有讲究的,古代九是阳数,寓意吉祥。未达百间,既有谦卑之意,又留有余地,勉励后人,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。马家大院临街一面,与马家正门并列的有三户门面房。从东往西,分别是徐家烧饼店、屠家豆腐坊和胡家“敬天子”算命铺。三家门面房的产权也是马家的。马家大院的西院墙在熙和巷,东院墙与州署相隔,北院墙外是公园。

解放后,马家房产充公,先后给县委、县人武部兵役局、县政府第一招待所(后改为“秦园宾馆”)使用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,基本保持原貌。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,经过拆建,还有一部分院落维持原貌。21世纪初的一场房地产开发,原地建了别墅群,马家大院从高邮人的视线中彻底消失。

如果俯视,马家大院建筑群可分三路七进。分别是东路、中路和西路。

先说中路。第一进,门厅。门厅两边是门房轿房。据我的兄长回忆,马家门厅宽敞,左右各置一张又宽又长,锃光发亮的大条凳。门厅和第二进之间是一个天井,西边有土地祠,东边跨过一个圆形门,可到达东路房屋。穿过门厅,左拐,进入二门,高门槛,砖雕门饰,二门两侧各有房间,这是第二进。出二门,一个开阔的大院落,迎面是又高又宽的五间正厅,这是第三进,马家婚丧嫁娶,接待贵宾的场所。院落四周有走廊连接,厅前走廊高悬五盏紫檀木宫灯,流苏灿然。正厅和其他各进房屋都是雕花格扇,区别是正厅门窗尺寸更大,用料更考究。大厅陈设红木桌椅,两侧墙面挂有名人字画,其中一幅上书“养和堂”的镀金牌匾格外抢眼,落款是中国末代状元、著名实业家、我国近代纺织工业之父张謇。正厅的北门通向内宅,内宅有三排,分别是第四、第五、第六进。马家人叫它下进、中进和上进。三进内宅格局大体一致。中间是堂屋,两边是套间和卧室。上进是正宅,陈设供桌、老爷柜,供奉祖宗龛。正宅左手是副宅、饭厅。从

二门到上进,一共五排,每一排的中门都在一条直线上,前后相对,形成了马家大院建筑群的中轴线。

1987年,马氏后人受邀来到高邮,在幸存下的老院子里留下几幅珍贵的合影,背景中走廊、厢屋、雕花格扇清晰可见。可窥旧时马家建筑之一斑。

东路是东花厅。东路和中路建筑之间有一条长达几十米的室内通道。别看它平时光线昏暗,到了下雨下雪的时候,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,不湿脚,可以从通道两侧的旁门到达大院的任何一间房屋。

东花厅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株又老又大的石榴树。夏日,花团锦簇;秋季,硕果累累。地面,布满青苔,静谧怡然,给人庭院深深的感觉。我曾在砖缝中拔了一棵树苗,栽在自家小院中,若干年后竟也遮天蔽日,花红似火。石榴院落的南面有两进四合院,以厢房相连。石榴树的北面是厨房、柴房。

西路是西花厅。从中路大厅西侧的一个大圆门可以进入。这里的建筑精巧别致,中西合璧,是马家大院精华之所在,也是当时我们一帮小伙伴最爱来的地方。西花厅的北端是厅房和书房,南端是玻璃房和放置日式“榻榻米”的卧室,一明一暗,下设防空洞。南北建筑之间以抄手回廊相连。中间部分是假山和四季花木。假山的规模虽不及苏州扬州的私家花园,却块块都是精挑细选的太湖石,玲珑剔透,层层叠叠,错落有致。春天,雪白重瓣的木香花爬满走廊式花架,踏进六角门,就有一阵清香袭来;秋季,菊花怒放,金桂飘香。特别叫绝的是,北端厅房书房的拐弯处,露出一个花瓶状小门,一人多高笋石钻地而出,四周点缀数株修竹,青白相间,分外雅致,宛如一幅画卷。整个花园有两个花匠打理,其中一个姓金,大家背后称他“金痢子”。

走过忽明忽暗的长长过道,尽头有一北门。跨出此门,柳暗花明,豁然开朗。这里到达马家大院的后花园。中轴线的北端是一座四合院,即第七进。四合院的后面还有附属房,给管家和账房先生居住。后花园花木繁茂,井舍俨然,呈现另一番景象。

马家故事

马士杰1865年生于高邮,历经清末、民国(含日伪)、第一次解放高邮等重要历

史阶段,从求学中举到清廷为官,从民国代理省长到弃官经商,他的故事太多、传说也多。

我家与马家门对门,远亲不如近邻。我的姐姐与马先生孙辈年龄相仿,或为同学,或玩伴。其中一位叫马兆祓(1937年生),是先生次子马家骥的二儿子,与我三兄贾怀顺是初中挚友,互相串门,称兄道弟,拍照郊游。马家后来发生的事,除了我,全家人都是目击者。有些事,家人虽然没有看到,左右四邻看到听到的也传到我家。我的四兄贾怀士(87岁)、七兄贾怀领(84岁)还健在。近日,他们亲口向我讲述了当时的见闻。

马先生的四位公子,1988年写了一份回忆录,《忆父亲马士杰晚年生活》(载《高邮文史资料》第八辑)。文中说“最后因体衰多病,敌机轰炸时受惊,病逝于高邮老家。”

先生治丧的场景,我四哥对我描述:先生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,被人从西花厅抬进正厅。大厅两边高挂先生自撰的挽联,中有“有功于世,有益于人”字句。后葬邮城“半亩园”,即今老体育场西侧。

马先生饱读诗书,晚年在家养老,经常手不释卷。马家大院有专用的书房、藏书房,几大排书橱,几千册图书。专人管理,不得允许,不能触碰。农会进驻后,书是没人要的,弃之如草芥,斯文扫地,不少珍本散落民间。

马先生和淮安周家有姻亲关系,老邻居都是知道的。马家九小姐嫁给周恩来的堂弟,因生活窘迫,带着婆婆和子女回到娘家,邻居们都知道此事,也很同情。周恩来的堂侄周尔璩在高邮中学读书时与我大哥贾怀顺,还有高邮老干部李乃祥应是同窗。

还有一则民间传闻,说马家上辈当过裁缝。后来看到《高邮州志》,还真的找到出处。州志专门为先生父亲马维高立了传。用大白话说,先生父亲,自幼聪明过人,因为家境贫困,14岁时,其父让他到淮阴学做生意。当学徒之余,不忘读书,结果学有所成,事业也成。移居高邮后家道中兴,并培养出马士杰这么优秀的儿子。马氏家族在原籍就是名门望族,曾赢得“祖孙进士”“父子科第”“两朝旌节”“六世承恩”等美誉。马士杰先生从政,到达省部级,经商也大获成功,交往的是张謇、韩国钧、黄炎培、史量才等名流。先生晚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,造福乡梓,无愧乡贤名士之称号。

做文明市民 为城市添彩

